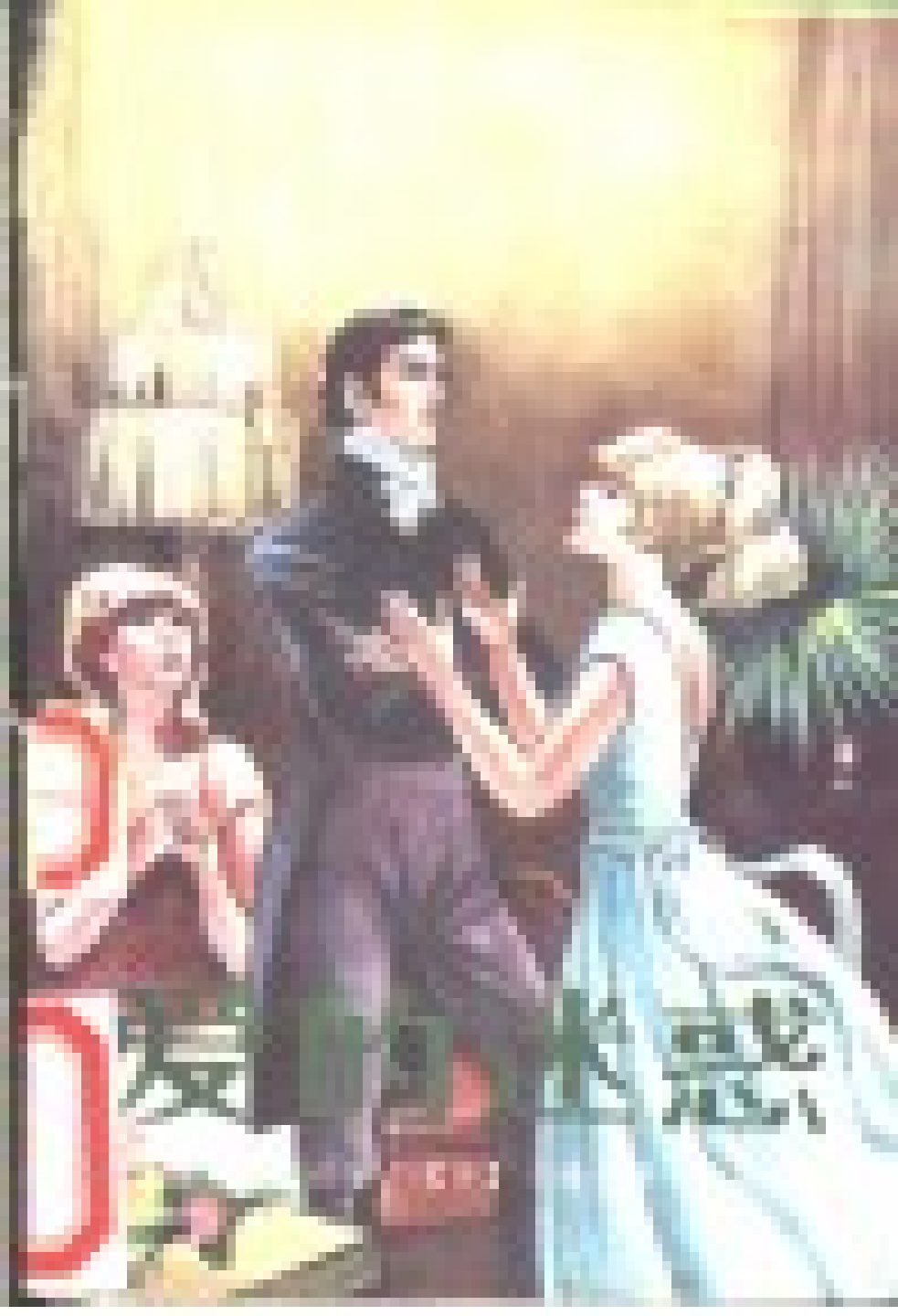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爱的迷惑

爱情故事

【英】卡德兰蒂

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爱的迷惑

〔英〕卡德兰著 老嘉华译

第一章 一八一一年

“不行！”奥斯明顿侯爵说。

艾默芬·哈洛恨恨地跺着脚，美丽的脸上满布寒霜，使她看起来一点也不象平日那么动人。

“你怎么这么无情、这么自私？”她说。

“我就是这样的人。”侯爵回答。“而且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！”

“哼！你应该感到惭愧！”她愤怒地叫着。“你只会为自己打算，从来不肯替别人想想！”

“我早就学乖了。”侯爵反驳她说。“为别人着想会给自己惹上一大堆麻烦，如果只为我自己打算，一切都会顺顺利利。”

“现在这件事可没有那么顺利了。”哈洛夫人吼着。

“我真不懂，你几乎每天晚上都参加摄政王的晚宴，为什么就不肯要他邀请我去一次呢？”

“摄政王举行的这种小型晚宴，邀请的全是他的好朋友。”侯爵解释。

“为什么我就不能算上一份呢？”哈洛夫人追问。“是不是因为你吃醋？契尔敦，如果你吃醋，我倒不怪你。”

“我没有什么好吃醋的；摄政王喜欢的是年纪大一点的女人，你太年轻啦。不过也许在十年之内，他会渐渐发现你的魅力。怎么样，我这种答复该令你满意了吧？”

“我在十年之内，绝不至于老到那种地步。”艾默芬·哈洛申辩着。

侯爵得意的笑了，他早就料到她一定会上钩的；这样或许能暂时转移她的注意力。

最近被任命为摄政王的威尔斯王子经常在卡尔顿宫举行小型晚宴，邀请的都是他的好朋友，还有他喜欢的女人。

目前，他喜欢的是已经五十几岁的赫特福夫人——她已经代替了费兹赫伯特夫人在摄政王心目中的地位。

侯爵并不在乎摄政王爱谁，也不在乎哈洛夫人的想法，他早就打定主意，绝不带她参加这种非正式的宴会。

因为他心里明白，艾默芬·哈洛现在对他虽然很有吸引力，不过要不了多久，这种感觉一定会象他以前的许多罗曼史一样淡下来。

她曾经处心积虑的想当他的情妇，刚好她的丈夫乔治·哈洛爵士又不喜欢参加伦敦的社交活动，经年累月待在格罗斯特州的封地里，饲养那些品种优良的牲畜，因此她终于如愿以偿了。

艾默芬·哈洛长得很漂亮，丈夫又舍得花钱替她置装，所以在伦敦社交界，她算得上是个名人。

她参加过丹沃州、贝德福州、瑞契蒙州的首长所举办的盛大宴会，但是卡尔顿宫的小型晚宴却一直和她无缘。

为了达到目的，她又换了一种方式，继续向侯爵游说。

“我想你是爱我的，契尔敦。”她说话的声调楚楚可怜，象个小女孩似的，大多数的男人对这种诱惑都难以抗拒。

可是侯爵却没有答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：

“我知道你是不会用言词来表达爱意的，不过，你也不能否认，我使你的生活充满新鲜、刺激，而且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一直过得很快乐。”

她的话里满含感情，侯爵脸上嘲讽的神色却更明显了。

凡是和他在一起过的女人，都认为自己带给他无比的快乐，就向他索取金钱、珠宝或其它她们想要的东西，做为回报。对这种事，他早就习以为常了，他告诉自己，绝不会因她的甜言蜜语而改变主意。

他决心坚守立场。他不希望让自己的罗曼史闹得满城风雨，逼得情妇的丈夫赶到伦敦来找他报仇。

社交界对他和艾默芬的事早有传闻，不过，传闻是一回事，他可不愿意在行动上给他们落下口实。

所以尽管在私下里交往密切，在公开的场合里，他总是极力避免和她一起出现。

哈洛夫人看侯爵迟迟不肯答话，就向他走了过去。他靠在一张舒适的扶手椅上，神态十分优雅。

奥斯明顿侯爵是上流社会里最受人推崇和称赞的人。

他长得非常英俊，身材象运动家一般结实魁梧，肩膀很宽阔，穿着和谈吐又十分高雅，年轻而讲求时髦的贵族都拿他做榜样，对他数不完的风流韵事尤其羡慕不已。

在摄政王的朋友里，再没有谁的驾车技术比他更高明，

也没有人比他更擅骑难驯的骏马。对他准确的枪法，大家也只有摇头兴叹的份。

“你不但讨女人的欢心，契尔敦。”摄政王曾经这样对他说。“而且，该死的，连男人都崇拜你。”

侯爵知道摄政王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不快和嫉妒。

他一直希望能受人尊敬、被人崇拜，但是因为他巨额的债务和特异的行为，所以人们对他总是毁多于誉。

不过，还是有一些象侯爵这样的朋友，能够欣赏他、了解他。

因此费兹赫伯特夫人以前常感叹地说：

“你给王子带来了好的影响。我真希望他的其他朋友都能象你一样。”

然而，侯爵也有他坏的一面。

他是个很冷酷的人，对人对事都缺乏同情心；而且正如哈洛夫人所说，他极端自私。

其实这不足为奇。因为他年轻时就继承了一笔庞大的产业，拥有一个备受尊敬的头衔，封地又位在全国最富庶、最重要的地区，所以难怪他会这么骄傲自负了。

“请你答应我，契尔敦。”艾默芬·哈洛站在他面前说。

她知道，这样侯爵一定会注意到她薄纱衣裙下的姣好身材。

她的目光柔和，鲜红的嘴唇挑逗似地撅着，看起来比刚才生气的样子美多了。

但是侯爵黑亮的眼睛似乎能看穿一切，他毫不妥协的

说：

“我开始不耐烦了，艾默芬。说话算话，我说不行，就是不行！”

“契尔敦！”她伤心地叫道，嘴角向下撇，一副要落泪的模样。

侯爵冷冷地笑起来。

“哭对我发生不了作用。”他说。“我不会被眼泪打动的，这样只会惹烦我。”

他拥住哈洛夫人，伸手托起她的脸。

“如果你不再拿这件事来烦我，”他说，“我就把你昨天在波特街看中的那只手镯送你。”

哈洛夫人心里有一股冲动，想告诉他，她不要他的手镯，叫他自己留着。

可是贪婪机伶的本性却告诉她，再争执下去，一定会把侯爵惹恼，到时候不但无法达到原来的目的，而且连手镯都得不到。

“谢……谢你。”她轻声说着，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。

她一面说，一面用眼角偷看侯爵，看见他揶揄地牵动嘴角，显然把她的伪装做作都看穿了。

这种表演对他来说，早就司空见惯，因此除了嘲讽之外，根本激不起他任何反应。

她不希望惹翻眼前这个既吸引她、又能抬高她身价的男人，于是双手环抱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拉了过去。

“我们之间有那么多快乐的事可谈，为什么还要争吵呢？”她问。

侯爵淡淡地吻了她，然后飞快地挣出她的怀抱。

“你该走了，艾默芬。”他说。“半个钟头以后，我有个约会，还有很多文件等着我签。”

“你今晚会不会来看我？”

“晚上我要陪摄政王进餐，”侯爵回答。“不过，如果摄政王不留我留得太晚，我会在回家的路上去看你。”

“我会等你。你知道，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你。”

他早就知道她会这么说，所以对她的话毫不在意，自顾自的走到门口，哈洛夫人只好紧跟在他身后。

他送她穿过大理石建造的大厅，厅里的画出自乔治·斯塔伯斯的手笔，画的都是他父亲的爱马。

到了大厅口，他向她行礼致意，吻了她的手。一名马夫从一列穿着制服、强壮结实的年轻仆役中跑出来，赶到停在回廊的马车旁，打开车门。

侯爵显得有点不耐烦，但仍很礼貌的站着，等到马车开动。

然后他转身越过大厅，不再回到刚才和哈洛夫人待的那间小客厅，走进他独处时用的私室。

这是整栋宅邸里最吸引人的房间，四周放满了书，墙上还挂了几幅更好、更壮观的马画，连摄政王都很羡慕侯爵能有这么一间屋子。

侯爵走向窗前一张大书桌，在桌前坐下。

桌上有许多等他处理的文件，他拿起第一份，然后摇了摇放在桌上的铃。

门很快地开了，他的财务总管兼私人秘书走进屋来。

达格岱尔先生是位中年人，长得一副明智果决的样子。在到侯爵家之前，他一直在军中服役，言行举止都十足像个军人。

侯爵一边看手上的文件，一边说：

“给哈洛夫人送些花去，说我今晚不能去拜访她了。”

达格岱尔先生在手里的记事簿上记下侯爵的吩咐。

“还有，派个人到波特街亨特罗斯凯尔珠宝店，去买我昨天看过的那只手镯，”侯爵继续说道。“店里的人知道是哪一只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

达格岱尔先生没有再说什么，可是侯爵对他太了解了，从他僵硬的态度上，可以看出他正默默地表示反对。

侯爵知道这位自己视为朋友的财务总监，对他那么多的情妇一个也不喜欢，对哈洛夫人也不例外。

“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达格岱尔，”侯爵带着笑说道。“虽然我认为这根本不关你的事，不过，我开始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。”

达格岱尔先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

“我什么也没说，大人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说。

“算了吧，你心里想什么，我可是清清楚楚！”侯爵回答。

他向后靠，把椅子转了个角度，望着他的秘书。

“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达格岱尔？我在她们身上，找不到一点新鲜的东西。为什么她们全象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？”

“大人，”达格岱尔先生谨慎地答道，“这或许是因为她们都生活在同样的环境里。”

侯爵思索了一阵，然后说：

“这个解释倒蛮合理的，可是我发现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意料之中，她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陈腔滥调。”

“我同意，在您接触到的范围里，这是事实。”达格岱尔先生说。

侯爵大笑。然后他问：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跳出这个范围，朝其他的方向探索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？”达格岱尔先生答道。“世界这么广阔，我们却常常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天地里。”

“你说得有理，”侯爵同意道。“等这场要命的战争一结束，我们就可以出国去走走。不过，目前我们只好安安分分地待在这里。”

“是的，大人。”达格岱尔先生说。“现在请您签这些文件好吗？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封地宅邸的，我急着要派人送去给桑德斯先生。”

桑德斯先生是侯爵在肯特州巨额产业的管理人。

侯爵知道达格岱尔先生办事一向很可靠，于是草草翻阅了一下文件，就开始签字了。签完那一大叠文件，侯爵低头看看表。

“今天下午，浪费了不少时间，”他说，“不过，我想……”

这时，管事开门走了进来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什么事啊，亚当斯？”

“大人，有位很年轻的小姐想见您。她说，她并没有和您约好，不过如果您肯抽出几分钟来接见她，她会非常感激您的。”

“一位很年轻的小姐？”侯爵问道。

“她说她叫爱莉西亚·明顿。”

侯爵扬起眉毛，看着他的财务总监。

“明顿？”他说。“这是我的哪一位亲戚啊？”

达格岱尔先生想了一会儿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大人。”

“那么你去看看她到底是谁。”侯爵吩咐道。

财务总监正要走出去，他突然改变了主意。

“不，让她进来好了，如果我需要你来替我解围，我会摇铃的。通常，我的亲戚一过了五分钟，就开始让我受不了了！”

达格岱尔先生向管事点头示意，于是管事走出房间，关上门。

这时，达格岱尔先生说：

“在您接见这位小姐时，我会去查查族谱。我想她一定不是您的近亲，除非她改了名字。”

“好的，达格岱尔，就这么办。”侯爵说。“老实说，我对我那些亲戚实在没有什么兴趣，幸好这几年他们已经渐渐学乖了，不会再无缘无故地来打扰我。”

达格岱尔先生走了出去，留下侯爵在屋里沉思着。他想，自从继承爵位以来，他的所做所为应该已经表示得很清

楚，整个明顿家族的事情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。

他不想成为家族的领导人，也不愿意变成族人依赖的重心，更不希望亲戚拿他来向别人争荣夸耀。

侯爵站起身来，踱到大理石造的巨型壁炉架前，房门打开了，管事向他报告：

“大人，爱莉西亚·明顿小姐来了！”

一个女孩缓缓走进屋里。侯爵看得出来，她心里既紧张又担忧。

她戴着一顶朴素的帽子，不过式样很雅致，上面还系了一根深蓝色的丝带；她怯怯地抬头，侯爵发现那小小的椭圆脸庞上，有一双吸引人的灰色大眼睛。

走到离他还有几呎的地方，她行了个礼，然后就站在那儿，定定地望着他。她的样子使侯爵感觉到，她一定是有求而来的。

“你就是……奥斯明顿……侯爵？”过了一会儿，她轻轻问。

“是的，”侯爵回答。“从你的姓看来，你是我的亲戚。”

“是很远的……远亲。我祖父是你祖父的二表弟。”

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，最后，侯爵终于打破僵局，问道：

“你这次是专程来认我这门亲戚的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的，”爱莉西亚·明顿说，“我是想请你帮我忙，不过，希望你不会认为这是……敲诈。”

“你得先告诉我你的要求，这样我才能答复你。”侯爵

说道。“我们坐下来谈好吗？”

他指指旁边的椅子，爱莉西亚小心翼翼地边缘坐下，背挺得笔直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好象小孩子见到老师一样。

她的衣裙很素净，式样也有点过时了，可是那种深蓝的料子却充分衬托出她雪白的肌肤，让人感觉到她很有鉴赏力。

她栗色的头发发出柔和的光芒，大眼睛灵活地转动着，好象在诉说内心的感觉。

他觉得她似乎还很紧张。

“好吧！”他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翘起脚，问道，“请你告诉我，要我帮你什么忙？”

他的口气比平常对陌生人说话要温和得多，因为面前这个女孩那么雅嫩、那么缺乏自信。

“家父是亚瑟·明顿上校，”爱莉西亚说。“去年，他生了一场大病去世了，家母也早在五年前死了，现在由我来照顾全家，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妹妹带到伦敦来。”

侯爵静静听着，没有答话。

“她长得好美，”爱莉西亚继续说，“把她留在贝德福州闭塞地过一辈子，不让她出来见见世面，我觉得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
侯爵讥讽地说：

“你真正的意思，是希望让她有机会找个好丈夫吧！”
他轻蔑的口吻使爱莉西亚脸红了。

“这样做也许太……不知羞耻了。不过，我想如果家母

在世的话，她也会这么做的。”

“那么请你告诉我，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侯爵说。

“我听说，你在伦敦有些房屋，而且还附有整套家具，”爱莉西亚答道。“你的产业管理人说，我也许可以向你租一栋来过社交季……可是我手头的钱不多……恐怕付不起……太高的租金。”

侯爵非常惊讶。

他在伦敦拥有大批产业，其中的确包括一些附整套家具的房子，可是出租订约一向是由管理人处理的，他自己从不经手这些事情。

如果是别人这样直接找上门来，侯爵可能认为是在向他推销自己；可是对爱莉西亚，他相信她完全是因为纯洁无知，才会这么做。

“没有监护人，你和你妹妹两个人住在一栋大房子里，你觉得这样行得通吗？”隔了一会儿他问。

“还有一位教我小弟弟念书的女家庭教师，也和我们住在一起。”爱莉西亚答道。“而且，我比拉蒂大……很多，应该够资格当她入社交界的监护人。”

“好吧，就算还有个家庭教师跟你们住在一起，”侯爵高声说道。“不过，明顿小姐——既然彼此是亲戚，我干脆叫你爱莉西亚好了——我敢保证，社交界绝不会认为你是个合适的监护人选。”

“真……的吗？”爱莉西亚很焦急地问。

“我说的是事实，”侯爵回答。“你以为你能胜任这项工

作？你今年多大？”

爱莉西亚迟疑着，侯爵从她的眼神里看出，她想骗他，但是经过一番良心的挣扎以后，她终于说了实话。

“我快满二十一岁了，”她说，“不过，我可以说我已^经二十四或二十五岁，反正别人也查不出来。”

侯爵笑了。

“没有人会相信你的，”他说。“而且，你还没有结婚。”

爱莉西亚叹息一声。

“这的确是个问题。”她颓丧地说道。突然，她眼中闪过一抹光芒。

她问：

“如果我在手上……”

侯爵摇摇头。

“我并不想泼你的冷水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爱莉西亚，即使你在手上戴枚戒指，看起来也不象结过婚的女人。”

他知道她不会了解这其中的道理。

她看起来那么年轻、那么天真纯洁，除非真有个活生生的丈夫陪在她身边，否则，别人绝不会相信她是个有夫之妇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爱莉西亚问：

“如果我聘请一位监护人，费用会不会……很贵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你没有多少钱。”侯爵说。

“两年前，我发现拉蒂长得美得出奇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拚命存钱。”爱莉西亚说道。“我和爸爸一直认为她很漂

亮，现在她更完完全全长成了一个美人，所以，我觉得该让她……”

爱莉西亚突然住了口，然后无助地望着侯爵说：

“我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困难。我本来想住在旅馆里，但是房租太贵了。而且，昨天晚上，旅馆里的男人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拉蒂，我实在不喜欢他们那种眼光。”

“对初入社交界的女孩子来说，旅馆当然不是个理想的住处。”侯爵很肯定地说。

“那么你能不能租给我们一栋房子，让我们住两个月？只要小小的一栋！”爱莉西亚问道。

“监护人的问题怎么办呢？”侯爵反问。

爱莉西亚很无助地做了个手势说：

“不知道在你……认识的人里……有没有人肯接受这份工作，我大概能付得起……”

她停下来，盘算了一会儿，然后才说：

“……二十五到三十镑。”

他想，任何一位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贵妇人，都会认为这点钱实在太少，她们绝不会接受这项工作。

他知道，伦敦有些女房东是专门负责介绍女孩子进社交界的。

通常，她们都告诉别人那是自己的女儿，事实上，这只是一种金钱交易。不过这种秘密她们绝对不肯公开。

他告诉自己，她只有这么一点钱，不可能达成心愿的。

他应该直接了当地告诉爱莉西亚，说他没有办法帮她的忙，要她自己去想办法。